

长篇小说

龙种

龙种

郭宪◎著

一部再现中国六十年社会图景的鸿篇巨制
北京文艺座谈会后首部长篇奇葩
龙的传人在命运波诡云谲中的恩怨情仇

作家出版社

龍種

【下卷】

郭宪◎著
龙种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种 / 郭宪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63-7683-9

I. ①龙…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3181号

龙 种

作 者: 郭 宪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920 千

印 张: 51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83-9

定 价: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正月十五雪打灯	2
第 二 章 大河故渎风	19
第 三 章 帆影波澜	39
第 四 章 字圣仓颉四只眼	59
第 五 章 希望的田野	75
第 六 章 河风拂柳	93
第 七 章 寂寞春愁	112
第 八 章 同学少年	135
第 九 章 演兵场上	155
第 十 章 东窗事发	172
第十一章 奶奶的心事	194
第十二章 削发明志	212
第十三章 字圣涅槃记	231
第十四章 惊涛拍岸	247
第十五章 铁窗寒月	262
第十六章 卫家的丧事	280
第十七章 烈焰与寒水	291
第十八章 平原鸿沟	310
第十九章 忙牛的红犄角	326
第二十章 落日余晖	342

第二十一章	印把子的新把手	356
第二十二章	罪述	377
第二十三章	卫漳乱流	397
第二十四章	鹬蚌相争	411
第二十五章	国防绿印象	430
第二十六章	行使死亡权力	450
第二十七章	划河而治 ..	466
第二十八章	我心迷惘	483
第二十九章	溯源行止	502
第三十章	秋去秋来	521
第三十一章	知青来了	537
第三十二章	民主变奏曲	556
第三十三章	北线战事	574
第三十四章	逆水行舟	593
第三十五章	云蝉高唱	616
第三十六章	沧津苦渡	640
第三十七章	雄关漫道	664
第三十八章	河湾截直的记忆	685
第三十九章	梦枕山岚	709
第四十章	行吟垄上	731
第四十一章	物是人非	753
第四十二章	河还在奔流	776
后 记	绿叶对根的情意	797

第二十三章 卫漳乱流

槐本荣回到沧津台的第二天，就被槐冠坤们关进了庙屋里。盛刚赶到庙屋时，看见屋地上坐了一帮子人，槐冠坤正领着他们读《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槐盛刚收兵向冀洪升报告。冀洪升怒火中烧，将槐冠坤请到大槐树下，提出严正交涉。槐冠坤郑重指出：“槐本荣是一队的人，不归你们所有，更不是你们的专利。要批也可以，拿卫淇辉来交换，轮流批。”

于是，冀洪升不得不回去研究决定。槐盛纯坚决反对交换。于是，槐本荣暂时归自治队所有，一直持续到收完麦子耩完地。

收麦期间，槐本荣下地始终带着一块纸牌子，有时候当坐垫，有时候当扇子，有时候用来遮雨。从地里回来就被关进庙屋里，吃饭由家里送。偶尔也回家几次，绝对是经过槐冠坤特许。为此，冀洪升将大字报贴在了十字街，直指槐冠坤要害：

挂羊头卖狗肉，名曰收监，实为保护，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

槐冠坤端着饭碗开导梦娟，“你们就是死板教条，又不是拿膘猪换瘦壳郎儿，要是觉得拿一号走资派换个二号走资派吃亏，半月一换不就齐活了？”

梦娟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冀洪升。冀洪升一直恨槐本荣不拿正眼瞧自己，每每有心煞一下他的威风。趁槐冠坤没改变主意，心一横，哪里还待槐盛纯插杠子。当下约定了时间，日近中午，这边派出冀洪祥槐盛旺，这边派出槐和元槐丰川，分别将两个走资派押到大槐树下，也没列队，没签字，就举行完了交接仪式。槐盛纯从学校闻讯赶到时，卫淇辉已经被关进了庙屋里。

槐本荣得知槐盛纯当上“革委会”副主任，是在几百里外的黑龙港海河工地上。当时他根本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弱不禁风只知道啃书本的白面书生，一

夜之间竟大红大紫起来，绝非是霜打的茄子、瘪肚的瓜，一定是蓄谋已久，深藏不露，如今得了阳气，一鸣惊人。如此这般的一路走来，显然不是一个善类。但以他们两个人多年的关系，相信他不会像冀洪升那样挟私报复，无赖且无情。他向南走向监禁之地时，跟槐盛纯打了一个照面。他看到槐盛纯故意将脸转向了一边。

槐本荣坐到那堆草上时，那上面还有一些热度，这一定是卫淇辉的屁股留下的热效应。房间里一股尿臊味，向墙角看时，那只尿桶依然很有尊严地蹲在那里。只是，势不两立的地富分子与走资派共享一个尿桶的历史时空，他没有经历，也没有见证。

黑龙港是华北平原上海河水系中的一个低洼盐碱之地。“一定要根治海河。”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全民行动。疏浚排洪工程按计划展开，绵延百里，红旗招展，来自不同地区的民工，靠着黄窝头充饥，靠着原始的镐锹土筐，肩挑车拉，硬是让河流改变流向，让水患的梦魇远离他们的生活，让丰收憧憬催开褐色的面颊，绽放春天的花朵。

一个个如毡如饼的垫肩，飞了毛，破了洞，肩上的血痂儿凝了开，开了凝。脚上的鞋裂了帮，破了洞，脚茧子厚得连蒺藜也扎不进去。

弯曲的河道被裁弯取直，宽窄不一的河床被拓宽，排洪流量成倍增加，标向百年一遇……

他，槐本荣，挑起了公社副总指挥的重担，不仅见证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壮举，而且刻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当然，他也在工地上受到以冀洪禄为首的革命派的批判，那个5人战斗小组的战力有限，又累得要命，批斗会开了三次，基本流于形式。“卫革军团”也没有联合起来发难。困乏得睁不开眼的人们，革命的火焰有些势头减弱，并无政治动机的风吹雨打，使红色的标语褪了颜色，出现了撕裂，造反派与走资派的对立，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走向统一，达成了谁都不公开言表的休战默契。

扛着锦旗回到村里即身陷囹圄，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不论他怎么骂槐冠坤混蛋，槐冠坤就是不还嘴，也不松口，只是跟他争论二期大渠的修法，使他作为一个囚徒，在监视下度过了这个炎热的麦收季节。当他知道要跟一号走资派进行交换时，提出了严正抗议。“我们是人，不是手使的东西，哪有交换的道理？”

槐冠坤这一次蹦了起来，“别给我提人！你要是个东西，听我的，马上兑换！”

现在，他知道了，原来卫淇辉的待遇，比他糟得不是一星半点。战争年代，卫淇辉是一个战将，受的只是艰难困苦，生死考验。如今，对他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精神折磨，他开始理解槐冠坤的良苦用心。

晚饭两个黄窝窝，一瓦罐面条，是儿子卫川送来的。儿子没说话，但眼睛中也

没有忧伤。时势的激荡，使他心灵被荆棘划伤，因而也过早地成熟起来。

刚吃过饭，一阵门吊儿声响，冀洪升就带着四个人进来，点亮了马灯。槐盛旺冀洪禄过来将他拎起，拖到审判桌前，又一左一右站到冀洪升两侧。冀洪升侧坐在椅子上，桌面下的阴影中，跷着的二郎腿不住地抖动，他是要以这种方式，完成精神征服，并使自己成为精神巨人。

一只老虎，一只膘肥体壮的老虎，一只额头上三横一竖，山林中称王的老虎，变成了一只猫，任凭他发落，这是何等的解气，何等的快意。冀洪升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与此同时，将一只脚踏在了凳子上。“槐本荣，你在海河工地上，不但不老实接受批判，还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该当何罪？”

“我没有领导革命，是领导生产。大伙推举，领导宣布，自己同意，怎么就叫篡夺？”

“你是走资派，有什么资格领导革命群众？”

“那是公社点的将，公社不会点走资派。”

“你不走资，为啥群众叫你走资派，不叫我走资派？”

“你是臭名远扬的赌棍，连个生产组长都没当过，不走人道走狗道，你没这个资格！”

冀洪升怒从心头起，走过来，抡起巴掌照槐本荣脸上就是一耳光。“骂得好听，再说一遍。”

“当走资派，你不配。”

冀洪升气冲斗牛，左右开弓，直打到手上沾了血，方才罢手。

槐本荣一口血痰吐向他的脸庞，那一抹红色，用手刮下来时才看到。他又一次被走资派的进攻所激怒，将手臂挥向天空，命令：“暴力革命！”

一周后，槐盛纯走出校门，来到油房的看守室，看到了暴力革命给槐本荣留下的烙印，也没说什么。回去后提议开了一个会，提出了一个革命发展阶段论。认为对槐本荣的批判应该先告一段落，革命的重点和矛头，应对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迅速将卫淇辉交换过来。否则，就有可能偏离运动的大方向。冀洪升手腕子疼了好多天，客观上也有些软，于是让梦娟捎话，按君子协定交换卫淇辉。

槐冠坤看了卫淇辉的状况，就想到槐本荣的状况，真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他们家交待？于是找到槐和元家，两个人一商量，提出两个交换条件和说明：

一、修大渠。麦收粮食亩产，水浇地比旱地增产九十斤，同样的地，同样的地亩数，自治队比“烽火”队，又多增产九十斤，多交爱国粮五千斤。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科学种田是增

产的保证，革命可以促生产，生产也可以促革命。因此，所谓革命委员会，必须同意麦收后上马灌渠二期工程。

二、走资派是公家的走资派，不能被任何一方据为己有，仍然要定期交换批斗，时间不超过十天，更不得使走资派身体健康恶化，使另一派无法正常开展革命大批判，由此影响到革命战果，要承担政治责任。

这一谈判条件由两面人槐梦娟送达冀洪升。冀洪升复文，附加了一个条件：

必须答应让槐冠凤加入文艺宣传队，出演李玉和，否则免谈，我们继续批斗槐本荣。

槐冠坤瞪了女儿一眼，嗔道：“一准是你的捻子！我答应。”

大槐树下，又正式举行走资派交换仪式。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槐冠坤竟从粮库拉来一个磅秤。将卫淇辉和槐本荣上秤称了一遍，让槐清川四舍五入记了斤数。

冀洪升乘机发难，说卫淇辉吃胖了，你槐冠坤立场有问题。

槐冠坤慢条斯理地说，“槐本荣关在油房里，本可以喝成油葫芦，你却把他榨成了干桠楼。你傻不傻，没有走资派，哪来运动，没有运动给你带来时运，你能当主任？老走资派死光了，你就成了新走资派，你是谁的主任？谁让你当主任？”

冀洪升忽然觉得，槐冠坤的歪理也是理。

槐本荣这一次没回庙屋，而是回了家里。槐冠坤命令他，“给我戴罪立功，好好想一想大渠咋个修法。否则，让你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抬头。”

槐本荣疲惫地一笑，“再踏上一只脚。”

槐冠坤挥手一指，“老实点，你又不是造反派，有资格说这话吗？欠揍。”

其实，修大渠也是他跟卫淇辉商量的结果。

大队已经没什么要存放的了，就将戏园子东边的仓库腾出了三间，用于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室。正式排演前，槐梦娟组织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内定的主角演员。

槐冠凤号称大红脸，但唱的是大平调，跟京剧不搭界，跟豫剧有区别。他之所以不愿参加宣传队，不是不想唱，而是不想就这样子唱。槐冠坤说：“你以为我想让你去？你去了整占咱队里一个棒劳力，而且还是掌大鞭的，而且还得如数给你记一点一的工分。文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会去占领。冀洪升想当资产阶级，人家可能不要他，但他肯定不是无产阶级，因为咱才是，他跟咱不是一个样，所以，他不是。让你去是要占领阵地，要唱就得唱好，别给咱一队丢人。”

槐冠凤说：“我们家是中农。”

槐冠坤不耐烦，“去，去！你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边走，熏也把你熏成下中农了。”

李玉和的演员问题解决以后，槐盛纯自告奋勇演鸠山，出于什么考虑不得而知。王连举锁定槐盛刚，磨刀人锁定槐清川，翻译官选了还在上学的梦成，只是李奶奶李铁梅难以定夺。梦娟不会分身术，不可能同时演两个主要角色。

她组织村里有文化的妮子，到河边试唱了几回，选定了俊玲和槐良臣家的可秀做女配角，饰演蕙莲和田大婶。

槐盛纯问：“俊玲是走资派子女，怎么能进宣传队？”

梦娟不吃这一套，说：“走资派的子女正好改造利用，我也是副主任，说了就得算数。”

官司打到冀洪升那里，冀洪升说：“不就是一个小配角吗？谅她不敢喊反动口号，就当是使唤牲口哩，别较劲啦。”

梦娟跟王大芳说了几次，让她出演李奶奶。王大芳说：“槐盛纯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猴儿，一敲锣就蹦跶？八抬大轿也休想把我抬到戏台子上去。”

俊玲跟她说，这几天丽婵在家里，你何不找她试一试？梦娟支支吾吾，没说出不中还是不中。

丽婵确实于三天前回到了家里，但回来后没有出门，没有找她的朋友梦娟。

丽婵回到沧津台，引起注意的第一个人，不是好友槐梦娟，而是她曾经的老师槐盛纯。

那天，丽婵闷在屋里，用钢笔在纸上勾划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想起梦娟肯定知道自己回村的事，她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又为啥不去看她，哪一根筋别着哩？又想到村里现在是两派，应该借重那一股力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无疑是一个极明确的政治尺度。但是，谁是真正的敌人呢，谁又是真正的革命者呢？冀洪升不是，槐盛纯明显是一个投机分子。槐冠坤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政治理论水平很是一般。梦娟是革命者吗？如果是，为什么站在冀洪升一边，站在自己亲爹的对立面。如果不是，当初一起投身运动只是一时冲动吗？除了国家前途和命运，还有能让她们如此冲动的事吗？

那张纸上已经被笔迹爬成了蜘蛛网，也像是一团乱麻，总之越来越找不着头绪。气上来，揉成团儿，砸向窗户。

“婵儿，你槐老师来啦。”娘在街门口喊了一声。

丽婵听见了，也没应声，也没有出迎。第一影像便是槐盛纯那张白脸，那两颗滞在眶里不怎么转动的眼珠，那不怎么转动却能滚出计谋来的不可思议。只要槐盛纯在

“革委会”里，他就是对立的一派。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抓我，还是另有企图。

槐盛纯进到院子里，见丽婵没有出来，就站在堂屋门口，又喊了一声。

丽婵这才走到门口，也没有让进屋的意思。她娘跟过来，脸上现出尴尬。“这妮子恁不懂事，也不让你老师进屋。”见丽婵还不说话，就打圆场，“院里树荫下凉快。”

槐盛纯赔笑应道：“凉快，是凉快。”用脚踢过草墩，自个儿坐了下来，望着树冠上的枣，“瞧你们家这枣结得密劲，都要看不见叶子了。七月十五枣红圈儿，八月十五枣上杆儿，我记得这是棵高粱红枣，丽婵带到学校过，酥冽酸甜，好吃着哩。”

丽婵冷着脸问：“槐大主任，你今儿来俺家，是来打枣吃的呀？”

槐盛纯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你不去救卫中原，回来摘枣呀？”

一句话把丽婵问住了，她二话没说走到树下，抬腿朝树干上踹了两脚，那树冠一震，落下十几粒青枣，掉在地上乱蹦。“用摘吗？”她语带挑衅。

槐盛纯笑了笑，弯腰捡起两个，看了看，说：“白背儿了”，手捻了一下皮儿，但没有往嘴里放的意思。

“这孩子，哪来的野劲？”丽婵娘怕槐盛纯难为情，自己先难为情起来。“槐主任，还青气哩，不能吃。”

槐盛纯或是要谦虚，或是要宣示自己的身份，一边点头一边说：“是副主任，副的。”

丽婵手把着树干，“槐副主任，你肯定是为公事而来的，啥事你就说吧。”

槐盛纯说：“你刚上学的时候，没有第一册书，你跟梦娟都是先学的第二册书。那时候，你的小辫子像个鸡毛墩儿，扎根黄电绳儿，上课也不怯，总是比梦娟先举手……”

丽婵打断了他的话，“槐主任，要政审查三代，你先从我爷爷说起。”

她娘瞪了她一眼，“还从你老爷爷说起呢，拉不清秧子！让槐老师把话说完你再说。”说罢进屋去了。

槐盛纯不急不火，“我是说，你现在已经大了，是知识青年，不是一般的闺女家，应该走出家门，有所作为才是。”于是，他跟丽婵说，自从他任村里领导职务以后，分心不少，精力不够。现在是7亿人民7亿兵的年代，添人口就添学生。郑枝芳严玉德威信都不行，学生不听他们的，课也上不下去。河成他们是没学上，一帮人无事生非，只差上房揭瓦。梦焕一帮小妮子，前一段时间组织起来捡麦子，最近又掐草帽辫子，搞起了勤工俭学。卫川金波那一拨人更邪性，在学校支起缸岔子，刮硝土淋起了小盐，据说已经卖了少五十块钱。我一管大队的事，精力也不够用，迫切需要选配一名民办老师，村里但凡识个字的，都拱破了头。当然，还是文

化高的拱在前头，你明白吧。但我相信你是最佳人选，一天净挣十分工，由大队给开。另外，宣传队要排演《红灯记》，李铁梅还没人选哩，英雄人物呀，你就不想试试？如果你有这个意思，我好跟冀洪升梦娟说去。你是学农技的，在大队里跑腾，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好歹比在生产队下地干活强。

丽婵听完槐盛纯的话，除了有利用她的嫌疑，也觉不出来有明显的恶意，也拿个草墩坐下来，心情平和了许多，但依然话带讥讽，“听你这么说，好像是慈善家似哩。”

槐盛纯脸色沉了下来，也不客气了。“你正经是在外面经得风雨多了，心里有点潮，净往哪里想了？我是你的教师，这一点你该承认吧？现如今我在村里说一句能算一句，拉巴你不是应分的吗？别拿好心当成驴肝肺。机会就算是你家树上结的枣，一年也不会给你结两回，不是一跺脚就能下来的。中与不中，你自己拿主意。”说罢，起身要走。

丽婵娘从屋里出来，筐里端了两个带着水珠的绿皮酥瓜，说：“吃个瓜吧，俺队的瓜酥冽着哩，当水喝。”

提起队字，槐盛纯立即像看到了槐冠坤古灵精怪的脸，刁钻，挑衅，嘲弄，蔑视权威。他拿过酥瓜，掰了半截，一口咬下去，觉得很解气。

“我希望枣红之前，能有个结果。”丽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槐盛纯请君入瓮的想法得逞，但没有得意忘形。“有的人可能想不通，但我说了算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提高觉悟。”

“还吃枣吗，要吃的話，再给你踩一脚。”

“不用，等熟透了再说吧。”

槐盛纯一出门，她娘就发了狠话：“你老实给我在家待着，不准到外边疯跑惹事。”

“不出门憋死在家里呀？”

“小伯祖奶奶，你是嫌找得横事还少不是？真怕你死在前头哩。”

“咋叫横事，咋叫踢腾，我那是为革命，为国家，为党，为人民，也是为了自个儿的长远。”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齐脖子不知疼，一个毛孩子成精啦。”

“槐梦娟成精了，你咋不说？”

“人家不是我生养的，不用我操这份心。”

“我生是爹娘生，死为革命死，横竖不会钻在灶火里过一辈子，你就放宽心吧。”

“你……你咋是这个脾气，一个转种的妮儿！”

“革命就革命，不革命就不革命，跟种没关系。”

按照“革委会”与自治队达成的妥协，沧津台灌渠二期工程正式开工。这条渠南接总渠西线末端，从西南地插向西北，一直修到刘秀岗，全长一千六百米。这样一条路线，主要是考虑少修提灌站，省钱省工。原先已经按规划核减了地亩，不论庄稼是否成熟一概不等，也不包产。在老槐树下，冀洪升提出，两派的人分布在各队，又插花着，没有一个队是整坨整块的，建议女劳力锄地翻红薯秧子，男劳力集中起来修渠。按两派所占人口比例分段，自治队修前段九百五十米，革委会修后段六百五十米。单看这个数字，就能证明自治队群众占大多数的现实，槐冠坤心中暗喜，也就没有提出异议。冀洪升刚要走，他反应过来，又提出要修正，要按基本土方数划分。冀洪升问为啥，他说，不为啥，现在修的渠是水往高处流，我再革命也不能吃哑巴亏。冀洪升只得重新核定，结果自治队的任务减少了五十米。

事后，冀洪升跟妻说，真是惋惜，好不容易套住了二马猴，又让他脱扣儿跑了。妻说，猴儿要是能套住就不叫猴儿该叫猪了。

双方分别举行了动员大会，又建指挥部。革委会的指挥部修在刘秀岗南侧大路边上，再往西就是坛子口了。自治队的指挥部修在西南地新老渠结合部。双方都是柳杆子搭架，苇席棚顶围墙，十来平方米大小。

槐冠坤让卫川写了几条标语贴在墙里墙外，蓬荜生辉，成了一道风景。冀洪升自认为是一把手，在视察工作的心状驱使下来到这里，看了标语，猜出是谁写的，就恨自己队伍里的人，不是花瓶摆设，就是阴坏装善。于是，沉着脸回到大队部，找梦娟说事。

梦娟将宣传队组织起来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白天下地劳动，夜间组织排练节目，不管早晚，大队给记三分工，但大家都要表现觉悟，谁也不要工分。为了准确把握原剧的精髓，槐盛纯专门去了一趟县里，通过庄易龙副主任到县剧团找来了标准剧本。为了争取一炮打响，才组织白天排练，有时候拉到河滩里练嗓子，走场子。冀洪升不时过来看一看，以示支持与鼓励，捎带着饱餐一顿秀色。

宣传队成立后，梦娟心中平生了一种隐痛。假如戏园子不拆……那时，她们激情满怀，只想到铲平帝王将相封建迷信充斥的舞台，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舞台也可以承托革命的角色，它原本就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一种物质形态。

她需要有个舞台，于公于私她都需要。她之所以倾心于文艺宣传的成就，除了占领文艺阵地的政治需要，也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她又想到丽婵那双眼……

丽婵出任民办教师的前两天，到了梦娟家，梦娣、梦焕想到两个朋友要说体己话，搭个腔儿就出去了。自丽婵回村后，她们俩是第一次会面。

“你怎么不到家找我？对我有意见？”丽婵心直口快，但这一次，她是有口有心。

“这话倒个个儿，让我说也中。”梦娟面带笑容，但话却不怎么热络。

“你现在是大队干部，得先关心群众才对。”

“你在外边经风雨见世面，政治上先关心俺这小村人家才是。”

“学校要我们正式毕业了，我不得不回来。”她这样说，是想表明没有跟你梦娟抢锅台的意思。

“你的志向远不是一村一户。”梦娟直视着丽婵，想看透她的心。

“时势就是这样发展的，必须顺应。图存才能救亡。”

“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你仍然认为国家还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吗？”

“你见哪里挂经济委员会的牌子了吗？“革命委”员会本质上就是斗争委员会，过去是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走资派。现在要斗野心家、阴谋家、形左而实右的假革命者。”

“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梦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再认为形势会如此严峻，而且也没必要大规模发动群众。我们参与其中，扩大积极影响，减少消极影响，同样能达到运动的目的。现在整个社会需要稳定，而不是动荡。”

“我们不是不想稳定，可是阶级敌人他让我们稳定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呀，梦娟同志。”

“你想让我做什么，怎么做？”

“咱们就发起成立新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槐盛纯冀洪升们篡夺的领导力夺回来，强烈呼吁，把被关押的学生干部解救出来。”

“你说的是卫中原。”

“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是五六十人。”

“五六十人还不是一批？”

“造反的大潮已经过去，不能再发起新组织，请你谅解。”

“我无法谅解。”无助使丽婵感到内心无比的痛苦，她发火了。“我回村来一直没有露面，就是酝酿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基础和前提，那就是咱们二人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并且六个自治队就是群众基础。你的表态令我很伤心，我知道，依你的性格，认准了是不会改变的。但我绝不会因此而灰心，丧失原则，丧失斗志，丧失目标。哪怕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会斗争到底。我们永远是朋友，不会因为你今天的冷漠而改变。但是，你最好不要自己证明，你是被革命洪流吓破胆的懦夫，是出卖同志的叛徒，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可怜虫。至于我怎么个活法，怎么个死法，你也就不用操心了。”

那一天，二人不欢而散。

令她感到心情压抑的是，丽婵那两只眼睛白天黑夜都在盯着自己。她哪里是蛰伏不动的性格，她也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物。不出所料，没过两天，丽婵走上了民办教师的岗位，而她绝不会只满足于这样一个滩头阵地。教师的工作不能算是优厚的，但很优越，为什么自己早先就没想到呢？共青团，民兵连事实上都停止了正常活动，槐盛纯、冀洪升能敲定让丽婵当老师，根本就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充分说明她这个革委会副主任是一个虚的，是个摆设，也就是说，只具有利用的价值。我是被他们利用的对象吗？原本我是想利用他们的，利用矛盾，利用这个红色的外壳，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今看来，“曲线救国”实在是天真幼稚。

从看守所出来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理平头，又留起了辫子，那辫子光滑油亮得依然如昨，而且越来越长。在《红灯记》中，她当仁不让选定了李铁梅这个角色。对于每一句词，每一个字，每一个剧情动作，她都反复揣摩、走场、演唱，以求演活人物，精准亮美。梦娣说她美，梦焕说她疯，她娘说，你拿戏当饭吃罢。爹跟她不是一派，但私下里承认像她二大爷的走势。对于梦娟来说，不光是看重这个主角，而且赋予了指标意义。

《红灯记》中另一个主角当然就是李玉和，这个角色由槐冠凤扮演。他是有名的大红脸，解放前在老戏班上叫头牌，解放后在县剧团上叫主要演员，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为国分忧下放回乡，现在一准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他不情愿进宣传队，认为不正宗，不地道，也不舒心。但既然进来了，就得拿出好活，让人叫好，所以他主张用大平调演，或者用豫剧演。地方剧种老百姓人人能哼两句，听得懂，招的人多，自然就达到了宣传革命的目的。但槐盛纯一口咬定，样板戏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亲手搞出来的，唱样板戏必须唱京剧，这是对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因而也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这样一上纲上线，谁敢说京剧不好听？！于是大家开始一齐跟着留声机学唱京剧。事实上，冀槐二人都心照不宣，那就是大平调吹尖号烘托气氛，而大家公认的尖号大家非槐本荣莫属。槐本荣目前是阶下囚，给他亮相的机会，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上的糊涂虫？

传统的京剧原本就比大平调音调高亢，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有许多唱段更是气干虹霓，槐冠凤在唱“狱警传似狼嚎迈步出监”时，顶高音显得有些吃力，所以经常出现低八度的情况。梦娟几次提醒，也没有大的改观，有辈分在那里撻着，只好多加鼓励。至于其他人等，爱咋地咋地，活现眼才好呢！

冀洪升这回是带着气来的，也没心思审看节目，跟梦娟如此这般布置一番，回家吃饭去了。

第二天上午，宣传队早早就出现在坛子口工段上，准备中间休息时给大家演节

目，以资鼓励。梦娟扔了一会土，做了一番姿态，就漫步来到刘秀岗上转悠。这里是她们一队的地，因为地势高，旱情重，所以秋季作物习惯了种谷子。稀谷稠麦卧牛菽，这里的谷子也是宽垅稀株，棵子没膝高，秀出的穗儿像井绳辫儿一般粗细，打在腿上有些沉重的感觉。再往里走，就间或有些茅草，但主要还是谷子，这是农中学生平出来的她爹为一队白捡的地。如火如荼，这荼指的就是茅草英儿，苍白如絮。当冀洪升将荼念成茶时，那悲哀其实是全民族的悲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低下与政治热情普遍高涨，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客观生态。她又油然想起去年她们拉石碑的场景，那一天虽说众志成城，但想起来既腰痛又心痛。如今，象征威赫显贵的石碑都被埋入了地下，那几块有幸浮在地平线以上的石碑只比谷棵高出一寸。青灰色的石面对着青灰色的天空，风化得没去棱角的碑文默默地与时空对话。这是一堆无机物质，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于是，没有叹息，没有抗议，也没有赞美的表示。它对于春花秋实四季寒暑，也是如此如斯，所有的道德和尊严承载都是人赋予的。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埋入黄土，朽骨一堆，那境遇幸许比它们要好一点，因为槐三元说了，无碑可立，就无碑可倒，自己就可以安息了。但是，那一天，这块碑的碑文朝下或许更好一些，这样不至于使自己想起还有祖先。“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这是不是说，它也有某种尝试的性质，也有错误和失败的可能，她不敢再想下去。

槐盛刚跑了过来，不喊梦娟的名字，而是喊“铁梅”。他在《红灯记》中扮王连举，再加上是槐盛纯的堂弟，哪儿来好感？见他吧谷子踉倒了，嚷道：“你那蹄子碾场哪？！”

槐盛刚嬉皮笑脸地说：“这不是跑步向你报告来咧，要当间儿休息了，回去开演吧。”

梦娟看他那色眯眯的眼，就知道心有邪念，斥责：“你也是大委员哩，咋就端不起来架子？用跑呀，招招手不就中啦。”

“咦，瞧你说咧，你是主任，不敬着点还中。”

“你一上台就成‘叛徒’，不害我就不错了。”

“你说的是戏里，现实里谁不想多看你一眼。这儿岗子可高，要是立马发大水，人都冲跑了，就剩咱两个人。”

“少说没盐的话。”

“那就多放糖，甜丝丝的。”

“想让斗争你是不是？”梦娟发了怒，槐盛刚这才嘻嘻笑着住了嘴。

这一坨社员都是“烽火”派的，已经围在一起做好了听唱的准备。梦娟把队员往一块召集了一下，简单提了一下要求，演出正式开始。

第一个节目是小合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梦娟负责打拍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几句简短的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发出时代的强音。好，就是好！各自有各自的例证、注释和解读，总之没有人说不好，也没有人敢说不好。

一阵掌声响过。接下来，槐盛刚上场，他双肘夹腰下意识提了提裤子，耸了耸肩，演了一段快板书，名字叫《铁拳砸烂卫淇辉》。人们能够想到作者准是槐盛纯。

“打竹板，哗啦啦啦，‘文革’风暴吹万家。风暴起处人马叫，战旗猎猎斗志豪。砸烂整个旧世界，人民江山万年牢。

“雷电闪，卫河吼，战旗挥舞卷中州，沧津烽火燎原烧，牛鬼蛇神无处逃。揪出当权派卫淇辉，铁拳砸烂定不饶。

“卫淇辉，走资派，长疮流脓心里坏。他爷给地主当走狗，他爹跟军阀掉脑袋。轮到淇辉更差劲，叛徒逃兵全都在。叫他北上不北上，叫他南下病就来，军阀独裁一言堂，蜕化变质作风败。‘三自一包’他带头，右倾单干跑得快。‘四清’就他四不清，撑得肚脐儿鼓起来，破除‘四旧’他修庙，为牛鬼蛇神树泥胎。科学种田不摸门儿，八字宪法是老外。‘文化大革命’他反对，刘邓黑线干将才。与民为敌不改悔，紧咬狗牙不交待。革命群众眼雪亮，砸烂狗头加脚踹。革命洪流不可挡，一泻千里奔大海。说到这里算一段，时刻不忘斗、批、改。”

接下来梦娟上场。她清清嗓子，唱了《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个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嗓音清脆圆润，又加上舞台动作，令干活的人拄起铁锹，直了眼睛，体会赏心悦目的滋味。

掌声过后，有人提出，再给唱一段《朝阳沟》，“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梦娟油然而想起自己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想到拴保银环的爱情以及朝阳沟所描绘的新农村的壮丽画卷。但听说王善朴魏云走的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也挨了批斗，联系当前形势不便唱来，只好笑了笑，鞠躬作罢。

槐冠凤刚要上场，下边早已拍起了巴掌，只想一睹他的风采，哪里还能想起他是另一派的人。槐冠凤拉开架式，唱了一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沧津台的人都知道槐冠凤拿手好戏是大平调，况且也听不懂京韵侑腔，于是一起嚷起来，“现在咱都在刘秀岗上干活，唱《王莽篡朝》才是。”他听大家众口一词，嚷嚷得格外起劲，一时心血来潮，也没看见梦娟给他使眼色，竟叉腿运势，唱起了刘平帝晏驾前的一个唱段，一时间抑扬悲怆，下边鸦雀无声。

推的推涌的涌老龙殿上

一个个使兵刃要王的性命